



呼噜噜噜 吃两碗

□魏龙法

小时候,家乡流传着一首歌谣,反映了人们对美食的向往。歌曰:“张罗罗,磨面面,八月十五吃啥饭?杀个鸡,做肉面,呼噜噜噜吃两碗。”我那时虽然没有吃鸡肉面条的福分,但随着年龄的增长,也“呼噜噜噜”地吃了许多面条。

我读初中一年级的時候,家里比较穷,没钱供我在学校搭灶吃饭,我只好背着馍兜上学。星期天下午,我从家里背三天的馍到学校,星期三下午再回家取三天的馍返校。那年月,家家缺白面,学生的馍兜里装的多是玉米面烙馍和蒸红薯。吃饭时,自己到学生灶上舀一茶缸开水,开水里放些从家里带来的盐和辣椒面。许多人聚在一起边吃边喝,非常热闹。

星期三下午学校放假,我步行回家取馍。奶奶知道我面条瘾要犯了,给我烙完馍后,又把面条擀好。面条里只放了些从地里挖来的野菜,但这对我来说已经是朝思暮想的美餐了。我呼噜噜噜一连喝了三大碗面条,觉得好解馋啊。吃完面条,我背着馍兜返校,奶奶送我到大门外,说:“上学用心读书,下次回来奶奶还给你做面条!”

初中毕业那年,我年满十七岁,已能帮助家里人割麦打场了。街坊的大人们都说我身上有一疙瘩气力,可他们哪里知道,这一疙瘩气力源于我麦天中午呼噜噜噜吃的三大碗蒜面条。农村人过日子俭省,若非逢年过节,难得吃几天白蒸馍,但是一到麦天,因为农活繁重,人们都要用热蒸馍、冷蒜面条来犒劳自己。

那天上午,我们一家人把三亩小麦收割完毕,运到麦场时已是太阳偏西时分,饥肠辘辘的我午饭时一下吃了三碗蒜面条。父亲斜看了我两眼,嘴里没说些什么。下午乌云滚滚,全家人赶紧到麦场搭麦垛。父亲在麦垛上挑麦整垛,我一杈又一杈地挑着带穗的麦秆往麦垛上挂。天下雨了,麦垛也搭好了。父亲见我出力不小,笑着夸我:“俺这孩子总算没白吃家里三碗蒜面条!”

说句良心话,农村人真正敢放开肚子大吃大喝,是在改革开放、农村分田到户以后。彼时我在家乡的一所中学教书,妻子和三个儿女都是农村户口。那年我家分到五亩水浇地,全部种上小麦。因为风调雨顺,更因为全家人辛勤劳作,五亩小麦打了四千多斤麦子。

有一天吃午饭,我上初中二年级的大儿子呼噜噜噜吃了两大碗面条,又顺手抓了一张他妈妈烙的热油馍啃着去上学。妻子望着儿子的背影,笑着说:“孩子饭量大增,小伙子快长成了。”我对妻子说:“让孩子们都放开肚子吃吧,祖国美好的明天靠他们建设呢!”

如今我已年逾古稀,儿女也都成家立业,事业有成。他们各家常邀我们老两口到餐馆就餐。一大桌鸡鸭鱼肉吃罢,我最后爱点一盆糊涂面条。望着一盆糊涂面条,我不再“呼噜噜噜吃两碗”,只能细嚼慢咽两小勺。品尝着味道鲜美的糊涂面条,我觉得自己的晚年生活过得有滋有味。

小城民居

□周铁钧

七十年前俯瞰一座小城
土顶草檐绵延,被挡在外的雨
洗刷着烟火生活
“楼上楼下,电灯电话”的梦想
缭绕成炊雾灶烟
四面墙壁、一豆灯光
是“放心”的地方

一声春雷万物苏醒
雨润沃野生机勃勃发
民居开始立体耸起
“家”的脚手架向天空拔节

站在楼顶眺望,蓝天下的小城
似泾渭分明的棋盘
把“楚河汉界”切割成一种风景
昭示精神的攀升

叶子一般多的窗户
透着幸福的光亮
小城攀登七十年巨变之路
身居越长越高的时代顶端
触及梦想



扫二维码,
看征稿启事

打着火把 去上学

□韦耀武

我老家在一个偏僻的山村,村里唯一的小学离家好几公里,要翻一个山头,也不通路,上学放学全靠走。上学得起早,天没亮就起床,喝一碗母亲煮的糊糊,父亲已为我准备好火把,我打着火把去上学。

做火把的材料有好几种,最好的是有松结的松树枝,松结有油性,容易点燃,而且较为熬火,燃烧时间长。次一点儿的是毛竹,毛竹易得,山前屋后都有,随手可砍。因封山育林,不允许随便砍伐松树,所以父亲做火把基本用毛竹。

砍回来的毛竹要晾晒,也不可晒得太干,太干燃得快,等不到天亮,路没走一半就燃完了,太潮又不容易点燃。天气好,毛竹晒两天,半干就可以了,把十来枝毛竹拿竹片一绑就成了一支火把。

天晴还好说,最怕下雨下雪,一下雨下雪打不了火把,山路又滑,就去不了学校。我那时候最盼望能有支装两节电池的铁壳手电筒,这样就不怕雨雪了,但家里实在没钱买,就算凑钱买了手电筒,换电池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,唯有火把最简便实用,不用花一分钱,只需要点力气把毛竹砍回来就行了。

火把一直陪伴我读完了村小学。

初中我是在镇中学读的。镇中学离村子三十多公里,在离家五公里的一个村里,有去往镇里的班车,但一天只有一趟,早上七点半班车到那个村子,中间在另一个小镇转一次车,到学校已是下午一两点了。如果错过了这趟车,就只能走路去学校,要么就得等到第二天。

在镇中学是住读,学生自己从家里带米带菜。早起和下午上课前,把米放在碗里淘好,送到学校食堂去蒸,吃饭时取回自己的碗,就着从家里带来的菜吃。学校两周放一次假,让学生回家取米和菜。冬天还好,炒熟的菜能勉强管两周,要是天气热,基本就是餐餐咽咸菜了。学校食堂那时候也有炒菜,但很少有学生吃,主要是吃不起,就算吃得起也舍不得去吃。

从家到能坐班车的那个村也得步行,每次都是父亲送我去坐车。为了赶这趟车,父亲和我很早就起来了,那时候没表,估摸着时间起床,赶早不赶晚。天还没亮,父亲背着背篓,背篓里装着米和菜,我打着火把照明,一路往前赶。

有一次,我和父亲正走着,突然下起了雨,雨浇熄了火把。等我们跌跌撞撞一身泥水赶到乘车点,车早已走了。为了不耽误我上学,父亲果断背着背篓,和我走路去学校。到学校时天已经黑了,母亲给我做的千层底布鞋,后脚底都磨穿了。

进入二十一世纪后,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。七年前,家乡的村子被评为“中国景观村落”,吸引了许多游客去玩,村子通了电、通了路。为了建好景区,镇里统一规划,村子整体搬迁至交通更为便利的新农村,村民们住上了新房,新房里通了自来水,一辆辆小车也开进了村子。

新村离学校很近,当年我读书时的教学点已撤销,现在学生全部在乡中心小学就读,学校的教学、生活等各方面条件,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多媒体教室宽敞明亮,学生宿舍整洁舒适,食堂的饭菜美味可口。去镇中学和县城中学读书也都极其方便,车随时都有,想走就走。

前段时间回老家,遇到一个放学的小学生,我打趣他:“你见过火把吗?”他看着我,一脸迷茫,反问我:“火把是啥呀?”接着摇摇头:“不知道,没见过。”我笑了,自言自语:“哈哈,你当然没见过。”

打着火把上学的日子一去不复返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了,七十年,远去或消失的岂止火把?还有很多很多。

